

最後一班車

(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第十三屆大學文學獎中學組「少年作家獎」)

■ 中五乙班 楊舜傑

十一點五十五分，是時候要開出最後一班車了，我走出車站，車站站牌處，沒有任何人排隊，我環視四周，也沒能看見一人，更沒有其他車的來往，世界彷彿靜止了一般，幾乎沒有任何正在動的東西，直至我看見交通燈的閃爍和被風吹中而擺動的枝條，我才意識到時間的流動，同時亦很安靜，只能聽到交通燈的「滴滴」聲和寒風的呼嘯，但我還是按照規矩，走上巴士，坐上駕駛座，插入車匙，開始等待，三分鐘後便會開出。

一個身穿藍色校服的學生走上車，他捧著一本亮紅色的教科書，並全神貫注地看著，樣子看起來十分認真，完全看不到他眨眼，想必是一個十分努力的學生，我透過車內的倒後鏡看見他走到最後一行的座位後，便坐了上去，那本書是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手，他的視線也是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教科書，這個樣子令我想起當年我有個同學也是這樣每時每刻都在讀書，每天所做的事就只有讀書和休息，每天和書本搏鬥至深夜，直至筋疲力盡才倒在書桌上。

接著的是一個身穿深藍色條紋西裝的男人，似乎是剛下班，手提著一個亮棕色的皮質公事包，我只瞥了他的臉一眼，便看出他的疲勞，彷彿把疲累二字寫到了臉上，透過車內的倒後鏡，我看見他緩慢地走向最近的座位坐下，他靠向椅背，仰著頭，把公事包放到身旁的座位，然後嘆氣，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，工作完一整天，終於能夠下班回家，而且回到家後不會有多餘的時間來做其他事，因為需要好好地休息，等待第二天的來臨，開始新的循環，一週要做的事就只剩下上班和睡覺，確是會令人感到無奈。

因為還有點時間，所以我還照了照鏡子，我曾經茂密如林的烏髮，如今似乎變得稀疏，且多出了幾條白髮，我的髮際線就像退潮的海水般越退越後，我意識到再這樣繼續開夜班下去的話，身體遲早會撐不下去的，所以我決定明天就去申請離職，我看向手錶，已是十二點，是時候該開車了，這應該就是我開的最後一班車了吧。

十一點五十五分，是時候要開出最後一班車了，我走出車站，車站站牌處，沒有任何人排隊，我環視四周，也沒能見到一人，更沒有其他車的來往，世界彷彿靜止了一般，沒有任何正在動的東西，甚至令我忘記了呼吸，直至我看見交通燈的閃爍和被風吹中而擺動的枝條，我才意識到時間的流動，同時亦很安靜，只

能聽到交通燈的「滴滴」聲和寒風的呼嘯，但我還是按照規矩，走上巴士，坐上駕駛座，插入車匙，開始等待，三分鐘後便會開出。

一個身穿淺藍色校服的人走上車，他捧著一本淡紅色的教科書，似乎是在看書，他的眼神像一條鹹魚般空洞，完全看不見他眨眼，我透過車內的倒後鏡看到他走到最後一行的座位後，便坐了上去，繼續捧著書。看見他，就像看見了曾經的一位同學，也像這樣讀書，每天不停讀書，但他沒有任何興趣，我本以為他是渴望知識，後來發現並不是，他也不知道他想做甚麼，只是毫無目的般不停讀書，不斷重複，就像一台機器，這樣，又有何意義？

接著，一個身穿灰藍色條紋西裝的男人走上車，似乎是剛下班，手提著淡棕色公事包，看起來塞得很滿，他眼神渙散，目光呆滯，雙目無神眼袋明顯，同時又皺起了眉頭，臉上的皺紋也很明顯，透過車內的倒後鏡，我看見他緩慢地走向最近的座位，動作也很僵硬，如同一隻喪屍，他坐下後靠向椅背，仰著頭，把塞得很滿的公事包扔到身旁的座位，然後嘆氣。我從他身上看見了我朋友的影子，我的朋友，也像這樣，每天工作，下班只剩下休息的時間，努力打工賺錢，只為讓家人更好的生活，但卻因為打工，而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時間，忽視了他們，這還能算是更好的生活嗎？

因為還有點時間，所以我照了照鏡子，我曾經茂密如林的烏髮，竟然變成了地中海，且僅剩的頭髮也已被時間染成了灰色，我意識到再這樣繼續每天開夜班下去的話，身體遲早會撐不下去的，所以我決定明天就去申請離職，我看向手錶，已是十二點，是時候該開車了，這應該是我開的最後一班車了吧。

十一點五十五分，是時候要開出最後一班車了，我走出車站，四周沒有一個人，但我還是按照規矩，走上巴士，坐上駕駛座，插入車匙，開始等待，三分鐘後便會開出。

伴隨著強烈的魚腥味，一條身穿校服的鹹魚走上車，牠捧著一本黑色的書，像是在看書，但我不確定牠到底是不是在看書，完全看不到牠眨眼，我透過車內的倒後鏡看見牠走到最後一行的座位後，便坐了上去，繼續捧著書。

接著我聞到了腐爛的惡臭，是一隻身穿淺灰色條紋西裝的喪屍，似乎是剛下班，手提著黑色公事包，看起來塞得很滿，牠雙目無神，目光呆滯，眼袋明顯，透過車內的倒後鏡，我看見他緩慢地走向最近的座位，動作僵硬，牠坐下後靠向椅背，仰著頭，把塞得很滿的公文包砸向身旁的座位，文件灑落一地，然後低吼了一聲。

因為還有點時間，所以我照了照鏡子，我只看見一具白骨，原來，我和牠們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區別，我看向手錶，已是十二點，是時候要開車了，這應該就是我開的最後一班車了吧，今天的天色似乎比平時還要黑，而且前方佈滿霧氣，讓我難以看清路況，「嘟嘟——嘟嘟————」在聽到喇叭聲的同時，另一輛巴士向我迎面撞來。